

冷劍烈女

司馬紫煙

金蒲孤連忙道：「黃姑娘！令祖對你固然不慈，你卻不可不孝，因此你千萬不能存這種心！」

黃鶯張口欲言，卻不知爲了什麼，竟然又噤了回去，祇是低頭播弄手中的那一捧修羅刀，沉思良久，她才向金蒲孤道：「爺爺是絕對不再收留我了，今後我將怎麼辦？」

金蒲孤一怔。

南海漁人卻笑道：「金老弟一定會給你找個妥當的歸宿之地的，你用不著爲這個問題而擔心。」

金蒲孤連忙道：「前輩！這不妥吧！」

南海漁人笑道：「黃姑娘是爲了我們才弄得流離失所，我們當然要替她日的歸宿作個安排，老朽年已就木，這件事自然要老弟多費點心，而且我們已經答應她要陪她暢遊天下名山勝地，更不能對她失信……」

金蒲孤急了道：「劉素客一日不除，我一日不得安心，那裡有心情去遊玩呢！」

黃鶯連忙道：「你們可以不管我，我也不一定非要靠你們照顧，早先我在水晶宮中跟你們定下那個條件，祇想借重你你們擺脫爺爺，現在爺爺以爲我死了，我相信可以照顧得了自己！」

金蒲孤忽然聽她說出這番話來，倒是微微一怔，黃鶯將手中的修羅刀送給他們每人一把，自己留下一把。

然後將餘下的刀一起擲入海中，口裡輕輕吹著囁聲，那條怪魚聞聲朝她點點頭，沒入海中不見！

南海漁人愕然道：「黃姑娘！你這是作什麼？」

黃鶯笑道：「我叫老灰替我把剩下的刀收到一個最妥善的地方，除了我之外，再也沒有人能得到他們了！」

金蒲孤點點頭：「這倒是個好辦法！」

黃鶯又道：「現在我們必須要想個辦法離開這兒，前面有船，我們去找一條……」

金蒲孤連忙把她拖住了道：「不行！你爺爺與劉素客都在前面，他們以爲我們死了，才焚山毀居，我們到前面去，給他們看見了，豈不是又生麻煩！」

黃鶯皺眉頭道：「那怎麼辦呢？」

金蒲孤道：「我們自己有船，就在這附近，等天黑之後，我們可以悄悄地離開此地！」

黃鶯點頭不響了。

等到光線黑了下去，黃鶯才赴至金蒲孤身邊道：「天黑了，我們可以走了，你說的

船呢？」

金蒲孤在沉迷中覺醒過來，詫然道：「南海前輩不是去取舟了嗎？」

黃鶯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他鑽進那個山洞後，一直就沒有出來過！」

金蒲孤大爲著急，連忙趕到巖洞中一看，祇見輕舟仍是安然無恙地放在原處，南海漁人卻不知那裡去了！

金蒲孤前後找了一遍，終於在海邊找到了一柄修羅刀，一片刮平的岩石上刻著一行字跡「輕舟難載三人，余水性不弱，孤身浮海，諒無問題，故以舟留供二位之用，劉素客必須除之，余自審力不足任此，反爲老弟之累，乃先行矣！鋤奸之事，諒老弟必有善策，余毋庸多作費言。此去湖海爲家，老弟功成之日，余當專程赴賀，此生結識老弟，誠爲無上之幸」

金蒲孤默念已畢，隨手拾起遺刀，將巖上字跡刮去，心中卻暗怪這老傢伙太滑頭，他明明是拔腿一走，將黃鶯交給自己安排。

帶著一個女孩子的確是麻煩事，可是除了南海漁人所說的方法外，他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處置！

黃鶯也看見了那片留字，倒是有點惋惜地道：「這個老頭子的人很有意思，我本來想叫他陪我玩玩的，早先他自己答應過，想不到他一個人先溜了！」

金蒲孤輕輕一歎道：「黃姑娘，你放心好了，他走了還有我，我們答應的事絕不會反悔！」

黃鶯似乎不相信地道：「你不是討厭我嗎？」

（一一三）

女人峰

● 橫溝正史

「這個嘛……」智子小姐，因爲你爺爺先去崖邊弔你的父親。你父親是你爺爺最疼愛的小兒子。」

「告訴我，爺爺是個什麼樣的人？爲什麼我以前從不知道這件事？」

「智子小姐，如果你知道他的名字，就會理解爲什麼了。」

「那麼，我爺爺的名字是……」

多門連太郎突然衝上去抱緊智子，不讓她有掙脫的機會，然後才在她耳邊輕聲低語了一些話。智子聽了，整個人都僵住了，她甚至忘記了的正被男人擁在懷中，祇是茫然地看著多門連太郎。

「這件事……千真萬確？」

「絕對不假！待會兒你就可以看到爺爺了。」

「那麼……那麼……我父親他……」

多門連太郎又在智子耳邊低聲說了另外一個名字。

「智子小姐，這樣你就明白了吧！縱然你父親再怎麼愛你母親，他們還是不能正式結爲夫妻。因此，你母親在聽到事情的真相時，無法承受這個打擊。」

智子猛然推開多門連太郎，全身顫抖地跑到長椅旁邊，極度悲傷地跪在地上輟泣。

原先智子一直懷疑自己的親生父親是個專門玩弄女人感情的人，這件事情甚至嚴重傷害了她的自尊心，沒想到……

她哭得傷心極了，並且哭了許久，直到多門連太郎悄悄來到她的身後把她抱了起來，吻乾她臉上的淚水。

智子的情緒雖然還沒有平靜下來，卻也不再從他的肩膀裡掙開。

同一時間，衣笠智仁正坐在琴桿呷的前端。他剛才扔向崖下的花朵，已被狂亂的漩渦吞得沒了蹤影。

太陽漸漸西沉，落日的餘暉把衣笠智仁的側面映照得曜曜生輝。衣笠智仁睜著微微濕潤的雙眼，望向大海的盡頭。

夕陽沒入地平線了！但是今天西沉的太陽，明天又將從東方升起……

（完）

聽月樓

作者：佚名

裴爺明知柯老推托，也不怕飛上天去，便回道：「就依年兄這等辦法。」柯爺起身告別回去。寶珠小姐因要回家，與裴爺兩位小姐依依不捨，哭別一場，又向裴爺大拜八拜，謝他始終成全之恩。裴爺笑道：「那知我家高樓，仙題『聽月』，爲爾夫妻佳兆！將來贈爾丈夫，以成千古佳話。」

寶珠含羞拜謝。裴爺將宣府聘禮，又另贈寶珠百銀一千金，裝於箱內，先著人送至柯府。隨後擺酒，代寶珠餞行。此刻大家苦在心頭，哪裡吃得下去。寶珠略領情意，拜別裴爺並裴家兄妹，帶了如媚、如鉤兩個丫環，起身上轎。裴爺雖義不容辭放寶珠回去，心中也有些不忍，陪灑幾點眼淚。裴家兩位小姐更不必說是傷心的了不表。

且言寶珠回家見母，少不得又是一番悲苦。姐弟見面，也悲切一會。明知秀林的報應，祇有暗暗的歡喜，也不便細問。這是骨肉小團圓。又見寶珠許了宣狀元，夫人甚是感激裴爺，供他長生祿位，每日燒香答謝。柯爺怕人作踐，又要答席多費，悄悄叫下車子，把衣物裝上，不到三日內，也不去告辭裴、宣二府，帶了家眷回他江西去了。

裴爺自打發寶珠去後，於次日即到宣府去會宣爺，說明柯老父女相會，叫你令郎到江西入贅的話說了一遍，又道：「柯年兄起程，我來奉約前去餞行。」宣爺聽說，心中也自歡喜，祇是又叫兒子告假去招親，未免又費週折。然知柯老一生直拙，也無可如何，祇得聽之而已。及說到餞行一事，差人打聽柯爺何日起身，在他門上問了幾天，總無一個實信。到了三日後再去討信，衙門已換新任太僕在那裡收拾呢，哪知柯府家眷早已動身去了，祇得回覆宣、裴二爺。俱詫異道：「此老還是這樣脾氣，竟自不別而行。」宣爺道：「裴年兄，承你成全小兒的親事。柯老已去，怎麼辦法？」裴爺道：「不妨事的。有小弟作主，不怕柯老變動。明日可叫令郎上本告假，請旨完姻。柯老敢抗旨麼？」宣爺點頭稱是。裴爺告別而回。

宣爺送出大門，回到後堂，即向登鯨說一遍，叫他明日早朝上本。宣狀元見寶珠已去，心中正在著急，今聽見乃尊吩咐，心內好不興頭，忙在燈下細細草成一本。到了次日早朝，果將這道告假的本遞上去。天恩准將下來，許其奉旨完姻，准其給假半年。旨下，狀元謝恩，回到府中，稟知父母。宣爺即去代他打點行裝，派了廿幾個得力的家人，並兩個書僮抱琴、醉瑟跟隨。宣狀元又去告辭裴爺，方回來告別父母，起身出了皇城。

一路兼程而進，直向江西南康府建昌縣而來，在路上非止一日，那日到了故里，宣府族中凋零，祇有一房老人家夫婦看守房屋。今見公子榮歸，祭祖完姻，好不興頭。忙將房屋打掃，請公子居住。少不得有合城文武官員前來拜賀，狀元一概不會，容日拜謝。又去下鄉祀祖，拜會合城文武。已畢，方打點自己親事。一面家中油漆收拾，張燈結綵；一面要打轎去親拜柯岳丈。忽又想道：「且慢，待我便服往他府第先探聽一番，再去面拜。」道是狀元多出一件波折，又生出意外事故來。

且言柯直夫有一個胞弟，名叫庸夫，字近魯，小直夫一歲，生得面貌無二，住宅第兄毗連，祇不過門樓分別東西。庸夫家道富有，祇是目不識丁，納粟做了監生。

（六十二）

招魂

■ 倪匡

當時，我和白素就互望了一眼，交換了一個眼色，心中都知道：費力在努力掩飾什麼。

可是，他究竟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我卻也說不上來。

我心中十分惱怒，竭力忍著，也陪著他笑了幾聲：「原來你業餘興趣，是研究明史？」

費力醫生這時，已完全定過神來，講話的語氣，也自然得多：「也不單是明史，歷史上的許多，我都有興趣，但由於歷史疑案實在太多了，所以……我只對神秘失蹤、下落不明的人有興趣。」

我又勉強笑了一下：「哦，就像集郵的專題搜集一樣？差不多是這樣。」

費力點頭：「可以說是這樣，建文帝失蹤之後，明成祖曾進行廣泛的搜尋工作，甚至傳說三寶太監七次下西洋，都是爲了找他。」

我好氣：「聽說那是那樣，不過沒找著。」

費力卻十分有興致：「對於建文帝的記載，不是很多，也不是很詳細。」

我打斷了他的話頭：「那些有限的記載，自然也給你全收集來了？」

他舔了舔嘴唇：「我盡量收集，嗯……有一則筆記，說後來，有人在廣西的十萬大山見過一個人，自稱是朱允文，後來，好像又做了和尚。」

我乾笑：「就是那樣，傳說紛紜，沒有人可以肯定何者是真，何者是假，幾百年前的事了，當時都沒有明白，何況是現在？」

他又吞了一口口水，欲語又止，神情古怪，而且，時時露出焦切之情來，他又道：「你是不是知道什麼人，對這方面有特別研究的？」

我一口就回絕：「對不起，沒有。」

這時候，白素也說了一句聽來相當古怪的話：「費醫生，看來你很急於想知道那位朱允文先生的下落，爲了什麼？」

費力震動了一下：「不，也不是那麼急，不爲了什麼，只是……爲了好奇。」

他這樣講，別說聽的人是我和白素，就算是我們的管家老蔡，也可以知道他在說謊，所以我們都望著他，對他的話保持沉默以示抗議。

那令得他十分狼狽，竟至抹了抹汗，可是他還在強調：「好奇，完全是爲了好奇。」

我冷笑了一下：「感到好奇的，應該是我，費力醫生，你在研究的課題，在人類的精神病方面？」

他怔了一怔，自然而然搖了搖頭：「沒有的事，不是我我的學科。」

我揚了揚眉，很含蓄提醒他：「如果需要長期觀察一個精神病患者，也就是說，如果需要長時間和一個瘋子打交道的話，那麼就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他是在研究有關精神病的。」

我說得十分緩慢，也十分認真，他用心聽著，等我說完，他皺著眉：「我研究的，和人腦的記憶系統有關……」（三十七）



走到病房門口，她就聽見爸跟阿姨的聲音。

「我都說了我沒事。」

「都昏倒了還說自己沒事！」

「爸，阿姨。」歐嘉芝走進病房，剛好看到老爸急著要下床，而阿姨正在阻止他。

「嘉芝，你來得正好，快幫我勸你爸回病床上休息，他才剛醒，就又不安分了。」柯靜芳拉著歐嘉芝的右手，要她幫忙勸她那個固執的爸爸。

「不是我休息，我祇是要晚點再休息，等一下醫院有個大手術要進行，我一定要在場才行。」

歐厚德很堅持，待會兒的手術萬一有個差池，醫院可是賠不起。

「爸，是什麼手術這麼重要，非得要你親自在場？」

據她所知，爸爸這幾年已經把大部分的手術都交給醫院裡其他的資深醫生去進行了。

「是我上次跟你提過的宇宙集團的第二代接班人，醫療團隊經過幾次開會研究後，決定今天要幫他進行電擊手術來喚回他的意識。」

「所以，女兒，你快幫我勸勸你阿姨，讓我去把這個手術完成好嗎？」歐厚德拉了拉女兒的左手，要她幫忙勸勸和她一樣固執的阿姨。

被他們一人各拉住一邊的手，又一耳朵聽一邊的碎碎念，歐嘉芝差點被搞瘋。

「唉喲，你們兩個也幫幫忙，別再拉我了，我的手都快脫臼了！」歐嘉芝沒好氣的說。

原來這兩個老人鬧起脾氣來，竟這麼的幼稚！

聽她這麼一喊，兩人嚇得同時放手。

「阿姨，我覺得爸爸說得有道理，這個手術很重要又人命關天，你就答應他，讓他做完這個手術吧。」

天使花嫁

陶樂

「沒問題！」歐厚德立刻拍胸脯保證，一人退一步，海闊天空。

「那你們聊一聊，我先到四樓手術室做準備了。」趁未來老婆還沒反悔之前，歐厚德動作迅速地閃人。

現場祇剩下歐嘉芝跟她阿姨。

「你看你爸，永遠把救人當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柯靜芳失笑地搖搖頭。

「嗯。」阿姨的話，讓她不知道如何接下去，所以她祇輕輕地應了一聲。

曾幾何時，自己跟阿姨之間竟變得這麼生疏客套？

「呃……阿姨，既然爸已經沒事了，那我先回店裡了。」爲免尷尬，歐嘉芝決定先走，何況Gordon還在車裡等她。

她擔心他等得太久，覺得太無聊，會溜上來找她。

（二十二）

神機妙算張太乙

張天師64代再傳人

鑽研

子平八字
三元風水45年
經驗

太乙網址：tai-i.com

精選（陰宅、陽宅）風水可補運

化解

經濟
婚姻
健康

危機

個人生涯規劃（人生地圖）

詢問電話：(626)255-0558

9909 Marshall St., El. Monte, CA91731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更多、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十六版週週上網，廣告效應無遠弗屆，再也不會錯過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請上網：slcj.us

電話：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e-mail:slcj@slcjmail.com